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陸子餘集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

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

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

臣沈希曾

欽定四庫全書

陸子餘集卷三

明 陸燦 撰

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
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
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於蘇遂為蘇人祖
顯皇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父璫母徐
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

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儔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群籍稗官襍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為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詆笑雜還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

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襪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
以經學親為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
殺為設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
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
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
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州府經歷
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衆若無能者然默
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游心玄間賓客

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
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為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
過其為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
客與醵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
沒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獲落不試一發
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為數
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纘
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

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
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
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
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
先生哉殆先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
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橫山丹霞塢
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槩為之銘銘曰維聖有文自天
啓之其卒敝剝孰振起之猗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

經播為渾錚舉世震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
以燭群蒙橫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
此銘文

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貴州蓋古牂牁之域今其地為戎衛者以十數平越最
大自平越之境所通為安撫若長官司者以十數楊義
最大楊義地可數百里其所治曰楊山其為之長者曰
金氏金氏之先世雄於其土明高皇帝時遣大將軍出

師下滇楚諸夷道出平越金氏母聞之率所部詣軍門
降且以羊酒獻大將軍喜承制慰勞始奏更其司曰楊
義以旌之命金氏母之子孫世為副長官領其衆其衆
咸喜曰嗟吾君之有此爵土乃吾媪力也迄今稱之以
擬洗高涼云三傳至翁翁諱洪字某自始仕即有才諳
知名每有寇警方鎮大臣以檄調諸司兵諸司狐疑相
視莫先發檄至翁翁捧跪戴首起讀一二行已即瞠目
援弓刀上馬令其衆敢後出者死及戰又甚力所嚮有

功常為諸司最至他賦稅徵發率先期辦集以故方鎮大臣咸愛重翁迨其老猶不聽卧家遇重大事常以屬之有姦民造偽印謀據城為亂翁誦知之密白上官以計縛其人餘黨驚潰一境獲全翁既曉暢世務又多權略臨事翕張人莫窺其際頗喜讀書為奏牘若文移操筆動數千百言自老宿吏誦之未嘗不稱善也嘉靖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以疾卒得年六十有七妻某氏子四人長鰲襲副長官次鳳衛學生次某次某鰲等以某年

月日葬翁楊山之原貴州去京師殆萬里諸酋豪依阻
阨擅殺生自娛一方僭然謂中國孰與我廣大卒乃犯
天怒至舉種殄滅無炊火焉若金氏有土數世矣恭謹
不懈子孫相傳聲光益榮曰為善之福非邪陸先生曰
語有之順天者存余於金氏睹其效矣是故錄焉以勸
忠也鳳治春秋學自余以謫寓平越寔始來從游余銘
翁亦以鳳故銘曰楊山客客閔此玄室夫人不死我銘
在是匪夫人則銘以訓臣子

亡妻盛氏墓誌銘

亡妻盛氏故御史大夫斯徵女也盛在吳家世衣纓其
先蓋多鉅人長者至大夫益以剛毅大節聞天下孝宗
朝大夫年始冠擢進士第奉詔歸娶元室沈夫人亦出
郡中名族其生吾妻也大夫適被選為工部郎故命曰
選及歸余余為字之曰德媛自余舉進士為翰林庶吉
士工科給事中吾妻皆從京師亡何余以言得罪再下
詔獄天子仁不忍誅僅謫貴州都鎮驛丞都鎮地遠且

荒惡非人所居弗能以家從吾妻乃留侍吾母於家故
病胖至是增劇又加痰眩竟不起踰年余蒙恩量移未
新令尋致事歸又久之始卜地於虎邱之西以葬云吾
妻自為女子貞靜柔婉其祖通議公竒愛之不欲與凡
子通議公者亦傑魁人也與吾先父如隱府君有世契
嘗過府君府君觴之酒中以諸子見時余始六七歲通
議公於坐命之屬對語輒隨口響應通議公為之喟喟
嗟賞罷酒辭去他日府君聞其女孫賢也使請婚焉通

議公聞之則大喜曰彼聰明兒邪即報許受聘已乃寓書大夫曰為若得壻矣比吾妻來歸時年纔十有四府君及吾母胡夫人憐其少視如已女而吾妻亦執禮盡孝至接遇內外嫺戚恩誼咸備自奉儉薄食不兼味衣被簪珥無華靡之飾於所生子女雖甚愛之然未嘗徇其欲御家衆特寬簡每以余性卞急易怒為戒曰是累德亦傷生奈何不自愛邪至今憶其言而愧之余之校文浙中也大夫適奉璽書治漕河相見於濟寧歡甚時

大夫綜畫諸務過勞貌殊瘦吾妻見之悵然進曰仕可止矣大人盍歸乎先是大夫已疏乞致仕聞其言良悅曰真吾女矣及余遠謫吾妻初欲與俱曰夫安樂同處患難相違人謂斯何余謝曰吾母在子豈可復去左右哉乃止將別雖極悲愴終不以余黜官為懟其賢而有識如此然竟不免夭沒傷哉余結髮讀書困於進取且二十年中更家難豪族侵侮賦役交并困厄驚憂有人所不堪者吾妻實相與同之今往事猶若在目也而逝

者不可作矣矧病不與知沒不與斂痛可言邪吾妻之
生為弘治丙辰十月十日其卒為嘉靖庚寅八月二十
一日得年僅三十有五其葬為丁酉三月十八日子男
一人延枝郡學生娶毛氏女一人適王有壬太傅文恪
公孫也以蔭為尚寶丞銘曰嗟余放逐兮于貴之陽薄
言還歸兮蘭先委芳爾命寔蹇兮終焉永傷爾德則嘉
兮子孫其昌

太醫院醫士張君墓誌銘

余外祖山西叅議胡公仕有廉直節弗究於用既謝政歸吳益高簡杜門不與人通獨里中醫師朱廷用氏以世契故得數請間燕語時吾先父如隱府君方館於公家吾伯氏子徵生始數歲而廷用之壻張君汝聲亦有女年相若也繇是始相與為婚姻而張君與吾父亦相得驩甚暇日輒過從飲酒歌呼為樂往往逾夜分始散去若是者蓋三十年吾父既不幸棄諸孤又數年張君亦卒矣君為人閨爽尚氣義與人言輒披瀝底裏不少

回伏自廷用以瘍醫名吳中君傳其業又遍讀素難諸書得其肯綮旁涉史傳皆曉暢大義眊疾處方什不失一雖廷用自謂弗如然君性簡倨郡中多豪長者貴人君與語常爾汝之豪長者貴人弗樂也有疾則迎他醫他醫技能大抵出君下或耳剽方術謾譚以射利然造請者其門晝夜常滿君業雖高不為人知設藥肆於門日危坐其中無過而問者以故家益落晚乃以薦入京例試禮部奏名入太醫院為醫士亡何以事乞歸後再

至京待次得寒疾死逆旅中年五十九諸嘗與游者為
治棺殮歸其家君諱鑄汝聲其字先世汴人從宋建炎
天子南徙家於吳父謹以君之兄欽貴贈中書舍人母
李氏贈孺人子出朱氏者六人男三潮瀚濤女三長歸
吾伯氏次歸沈某次歸石某側出子二人男渙女幼未
行孫男四女二君沒以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後十年乙未十一月十五日始克葬於花園村青龍塢
之世墓潮屬余銘君之再至京師也益獲落無所遇聞

余舉于鄉當赴省試喜語人曰子餘今來吾事濟矣子
餘余舊字也尋病且革或問後事時舌強語不能了了
猶若曰子餘今來云嗚呼君之望余深矣矧吾父所親
厚者吾忍辭銘銘曰生吾不能恤其困死吾與之銘嗟
張君之藏其永寧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吳之
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意慕

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踔厲英發始為校官弟子不屑
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
銳意為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
名能文章者輒往踏門自通贄以所業皆一見賞愛其
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
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時於廣坐中奮髯抵掌
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稍稍引去或目笑之
君色自如不為止在太學二十年累舉輒躓遭世玩侮

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為樂間出游
或經月忘返橐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
秦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
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輻輳
又燕趙多慷慨士吾且往觀焉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
及家意頗惓惓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
行在酉當厄今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
屬余後事其言淒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歔泣數行下

居亡何竟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廿二日也年
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寔天池
之麓於君初志亦若有冥契云陸於吳為著姓宋季始
家陳湖之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
少先娶都公女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
次敬枝側出女一鄒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一嘉觀君
性儻蕩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摧今
古品藻人物機辨鋒出莫能窮者而彊執自信不肯詘

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則面斥之或致怨對不恤也於文喜稱六代詩初規摹盛唐晚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間弄筆游戲為近體樂府若啁笑率然之作亦醞藉可喜獨好習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率多聞人所未聞者他如幽冥物恠黃冶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錄黠者或謾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弗疑聞有奇人異士不遠數十百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俱侍吾伯兄子徵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

同方賴焉以時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余死矣銘曰吳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嗚呼悲夫

張時濟墓誌銘

東西兩洞庭山皆在太湖中包絡市井居者駢坱其上田賈畝數十金民食指稍衆者輒出為商賈然其人大抵纖嗇雖家埒素封齷齪愈甚張君時濟東山之產也性獨倜儻高亮輕財好施能立然諾可以為難矣君始業儒既而棄去從事廢舉嘗南浮江漢北涉淮泗歷齊

魯燕趙之郊輩類皆高貲富人貨布充羨君所操視之不能什一且時有利鈍然意常豁如也與人貿易一以誠信雖累百金不刻契傳終無所欺而人亦無欺之者嘗得遺金於道物色其主歸之族黨有鬻產者君畀之直而還其產不取友人貧流寓遠方為具衣資將護以歸他行事率類此論者謂君蓋有古節俠士之風焉不特賢於其鄉人而已至於家庭之行尤多可書者父孟昂病臚鼓臍下出水醫云其味鹹生淡死君亟取嘗之

母劉年過八十君亦班白矣孝養彌篤母沒孺慕毀瘠
人以為難早歲嘗學武事善射絕人正德間游京師會
有詔舉材武士所知者具草薦之君以親老固辭乃止
居常手不釋卷喜養生家言著書一編以老氏致虛守
靜之旨為宗斥黃冶容成之術曰此去道遠矣亦善談
祿命時時奇中一日忽為書以貽其子曰今歲吾將觀
化壬辰則吾逝日矣及期果以疾卒亦異哉時嘉靖庚
子二月廿九日也年六十九以是歲九月二十六日葬

俞家山之原君諱淮時濟其字娶習繼陳再繼鍾子男
一人本孫男一人餘烈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本篤學好
修嘗游王文恪公之門與余善而餘烈亦從余游且葬
以君之甥肇慶守朱全甫狀來請銘銘曰誰謂服賈而
寔才武亦敏而藝弗庸以試其卒有聞在其子孫

怡圃朱翁墓誌銘

吳郡朱元吉氏將葬其父怡圃翁自為狀數百言以視
其游陸粲而屬之銘粲撮其略而書之曰翁諱某字某

其先吳江儒林里人也始徙洞庭東山再徙郡城父某
母某氏翁生天順壬午三月廿九日閱世七十有八年
以嘉靖乙亥三月二日終于家辛丑闕月闕日葬梅灣

山世墓娶王氏有內行二子元吉貞吉皆縣學生翁天
資樸茂居家能孝於親而睦于二兄妻死不更娶故族
之人歸其仁於所知者有過未嘗不盡言規之不屈撓
辭色以徇人故里之人推其直少嘗治進士業中歲棄
去以其學授鄉之後進生而內以教其二子其既也後

進生之從游者業皆有成而二子為名士蓋晚因厭事
去即郡城之北關地為圃種樹養魚以自適不一問世
故或薦與鄉飲亦謝不往故郡邑之大夫稱其潔君子
謂翁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者非歟或曰昔朱長文
居吳有高名以經術授學者世稱樂圃先生翁豈其苗
裔耶乃其行固髣髴似之矣陸粲曰翁殆有意於希長
大者其號怡圃也蓋若以自况云故卒成其志而為之
銘曰嗚呼吳逸人怡圃朱翁之墓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之時吾吳人仕於朝者最盛自卿大夫有功德著聞當世弗論若其位未顯而名迹可紀者亦甚衆也其在工部有兩張公焉曰都水郎中嘉玉營繕郎中守之皆峭直清刻風軌行能相似也當是時天子仁明能容獎臣下守法雖左右貴近臣毀譽之言不輒聽以故兩公者得行其志而成其賢名及正德初逆瑾盜政兩公遂相繼得譴去都水公戍遼左瑾誅乃宥還中人

猶忌之卒擯不用死營繕公亦除仕籍廢于家士之有
志當世而惜夫人才之難者至今恨之營繕公之卒也
屬祭以後事及葬則其孫衍慶來徵銘張陸世婚姻家
公祭父行也為敘其事行而銘焉敘曰張公諱約守之
其字吳之長洲人也世為士族考翦始起進士卒官雲
南按察使母吳淑人公弘治庚戌進士初授虞衡主事
監竹木稅于杭及于蕪湖所至剔摘姦蠹課入充羨自
尺寸以上咸籍而歸之有司無所污染進都水員外郎

久之吏部以營繕劇司非公不可乃進郎中尋奉璽書督造汝王府於衛輝量功命日節縮浮冗省費三十餘萬還掌司事張真人以建第請中旨且許之公言歲歉國貧而勤民以飭異流之居非王政也事竟寢京師浮食奇民關通中人為姦利常所輸材木不能什一則以足告受直累巨萬曹司莫敢詰公嚴為限列非經覈實者不得輸每宮省有所發取若諸藩府陳乞非令甲所有一切格罷羣小側目憚之相謂曰尚書易與耳獨無

奈彼張郎中何也最後治外戚慶陽伯第瑾新用事將奪民居數百千區以益之公爭之彊瑾怒會考察京官遂屬吏部以不謹黜公一時臺諫皆知其枉而畏瑾莫為論揀者公家居蓋三十餘年中更赦復故秩致仕以今皇帝之十九年嘉靖庚子六月某日卒春秋八十有五某年月日葬城西金芝嶺之原元配宜人浦氏繼宜人錢氏子男一秉仁太學生前卒女二縣學生楊宸太學生陳道復其婿也孫男三餘慶承慶隸校官並秀慧

而有文早夭最幼者衍慶女三曾孫男一夔公面目嚴
冷外若樵少文內實好學雖老年不廢讀書善飲酒多
而不亂其居家治生自雞豚蒔藝莫不有法而自奉殊
儉飲食菲惡冠服故敝能安之平生無譏言謠語嗚呼
其所謂篤行君子者耶銘曰張公質木守道敦篤式法
從政思竭翬翬彼閭饗詖干國之紀扞其銛鏹迺黜以
死曰此臣職雖黜奚懟而或隲之寵不塞愧天維顯思
錫公壽考高朗令終福則亶厚金芝列苑公墓在茲孰

為詭隨視此銘詩

明故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陸公墓誌

銘

明嘉靖辛丑三月二十日葬我南丘先生吳郡陸公于
華麓山世墓其從子槃謹敘公事行之大者而銘焉敘
曰陸之先自齊宣王少子元侯通封平原陸鄉以為氏
漢豫章都尉烈嘗為吳令卒葬胥屏亭子孫因家於吳
末裔蕃衍為郡著姓宋李朝議府君千九始家陳湖之

孺公九世祖也曾祖諱宇道以公再從弟少保公貴累
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祖諱瑄考諱漆
更徙居郡城之閭門外以公貴贈工部主事妣王贈安
人有五丈夫子公其仲也諱應龍字翼之南丘其所自
號云公生而風神清茂自少敏悟過人弱冠游郡膠為
文下筆立成而辭理鬯達累舉于鄉輒不利弘治戊午
應貢入太學是歲始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授
工部虞衡司主事監稅荊州歲滿羨餘累千金悉歸之

郡帑尋以疾請告家居正德初逆瑾盜枋讎視士大夫
諸在告違常期者並勒令致仕而公與焉瑾敗乃召復
故秩補屯田司轉營繕員外郎又轉都水郎中奉璽書
領漕河事諸所興革公私稱便而要束明信無敢以情
撓法者內侍劉潮奉使還載私醪道索資送榜笞屬吏
且挾刃傷人公抗疏列其罪狀忤旨被逮下錦衣獄踰
五月而得釋錮三秩謫為浙江布政司理問理問視古
法曹掾專治獄訟公平心剴決不以笞罰立威經訊鞫

者咸自以不寃或謠傳得代因聞皆慟哭其得人心如此久之稍遷應天府推官尋陞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再陞精膳司郎中公時已無意仕進即疏乞致事少保公在吏部持之曰少需之當為兄易金緋公曰是禍余也再疏得請不待報亟歸當是時少保貴傾中朝仕者爭願出門下公親其兄乃僅以一郎官歸老士有遺望焉而公意恬如也其後逆濠構亂少保為忌者中傷閹門逮繫得禍甚烈公獨超然免於訾議當世高之素康

強無疾戊戌冬十二月十七日忽神思不怡越三日遂卒春秋八十有四元配闕贈安人繼配徐封安人先卒子男三長耿亦先卒次炫縣學生次烜今更名太沖女三長適姚奎次適張禾次適南京刑部員外郎陳椿孫男三女六公忠信寬和自束髮至白首不為卓詭之行以立名迹其在衆中言呐呐若不出口而簡易直致略去邊幅賢愚皆樂親焉居家孝友奉工部府君及王安人依依弗忍去左右事伯兄如父待諸弟有恩嘗夜有

盜入室刼持府君公跣而趨出欲以身代聞既釋乃止
他日郡獲盜贓貨不貲盜自承以為公家物郡守召視
之公曰非也長揖去之守為驚歎仕且二十年所至專
以誠長者處官吏卒服其恩信亦不大欺性不喜華靡
雖貴布衣蔬食如寒士奉身之外無長物焉晚益與世
抹摺日端坐一室諸公貴人造請至門輒謝弗見時時
幅巾單衣遨遊閭里人不知其有官也同時有以富貴
自矜大者嘗謂其簡樸公應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若

子所為吾不願學也孔子謂木訥近仁太史遷稱鞠躬
君子者公蓋似之銘曰古有君子秉心無競萬石建陵
醇謹篤行悛悛我公實維其儔含和養恬不忤不求亦
既升朝暫斥而復其卒遄歸以遠殆辱小夫乾沒多財
益愚睢盱自賢與跖為徒達人大觀視彼腐鼠從吾所
安其樂栩栩壽考今終福則具全勒詞貞珉以詔後賢
旌表節婦吳母陳氏墓誌

陸子曰劉子政列女傳稱魯寡陶嬰者養孤守節作歌

以自明其辭慘怛哀傷讀者悲之頃余得鄉人吳鏗之
母陳節婦事乃盡然為太息曰嗟乎賢哉若人夫其操
行危苦視陶嬰加難矣而世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
然哉豈其然哉節婦者長洲人陳賢之女也嫁為同邑
吳宣妻以柔令孝謹聞宣為郡史得危疾時未有子而
節婦妊五月矣宣且死意悽愴而無言節婦謂曰吾知
子不悲短命而痛嗣息之不續也今吾方妊所生男也
固大幸即女也吾且長育教誨之為擇壻屬以烝嘗子

無憂乏嗣矣宣死後節婦免身果得男即鏜也而宣父清所娶後妻王氏性嚴且意有所屬數說清云新婦年少盍使更嫁節婦聞之號慟呼天矢不貳志自是蓬首毀容日居喪帷中人莫見其面既葬宣因廬於墓所其嫁時衣被簪珥悉為姑所留乃獨紡績以為食既而聞有謀戕其兒者或謂有所受也節婦憂危惴惴晝夜保抱兒不暫舍每拊之哀泣聲感行路而其兄陳容者亦有氣義人也為往來護視之語人曰有籍吾妹若甥者

容得以血湔其衽矣卒其母子得全者容有力焉鏜少
長有知識節婦訓教之特嗃嗃嚴厲鏜用感奮自修敕
稱克家子既冠娶婦莫氏生男曰一桂而家亦駸駸充
衍節婦乃時為破顏一笑云鏜念母節未白亟請諸學
官弟子為言於部使者列上其事於朝竟得旌母為節
婦嘉靖甲辰九月十三日節婦卒年六十九後闕年闕
月闕日葬金鵝鄉之原合其夫兆於是鏜詣余拜且泣
以墓文請余哀而許之既為誌其事于石又擬陶嬰

為歌使并刻之異時有復傳列女者庶幾采獲焉其辭
曰有鳥比翼兮于飛頡頏中道失雄兮孤雌徬徨秉心
貞壹兮終不再雙有雛啍啍兮在母旁天命不可期兮
愁與此俱存亡雛翺飛兮毛羽慘澹以長室家具完兮
母心則降嗟嗟義烈兮志士為閔傷著之歌謠兮千載
不忘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銘

君諱延詰字子貞姓王氏其先世家吳之東洞庭山考

文恪公諱鏊始起高科致位館閣為時名臣母夫人張氏君生卓犖不羣自幼侍文恪公居京師則已開敏習事公性高簡其為家未嘗視簿書仕既隆貴產業無所增益君年未二十歸吳即慨然欲恢拓門戶當是時吳中富饒而民樸畏事自重不能與勢家爭短長以故君得行其意多所興殖數歲中則致產不訾諸貫貸子錢若鑪冶邸店所在充斥起大第西城下前堂列優笑鐘鼓箎絃後庭比房數十歌舞靡曼窮日夕為娛樂時出

從所善客馳騁讌游輿馬鼓吹縱橫道中貴游子弟望見君側行屏氣不敢疾驅君視之蔑如也然遇士大夫逡循有禮中歲愈更約敕為恭儉罷諸辜權妨細民業者益市古彝鼎圖書充牣於家有嘉客至則陳而觀之從容竟日悛悛若書生客退相語曰人言王公子伉健也今視之謹厚人耳初以名隸校官正德間繇廕敘升朝拜中書舍人奉使領詔闕中今上時再使淮揚諸郡既又持節冊封徽王妃所至能恪虔以歲事滿九載進

大理右寺副而涖中書職如故久之復以使事過家會
考察京官當路有不悅者署其考才力不及坐外補充
州府推官未行而疾作竟以嘉靖辛丑正月二十六日
不起年五十九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洞庭馬塢之
原娶毛氏封孺人有內行後君一日卒無子諸少房生
子男五人長有壬尚寶司丞次有霖有翼有承有嘉女
七人長適吳縣學生葉獻臣次適馬學詩次適太學生
安希堯餘在室孫男一人女一人君長身偉鬚鬚魁梧

悍堅不類南產家居事文恪公孝養隆備撫幼弟延昭
有恩常日用財若纖嗇至有所規矧必盡觀美而建文
恪祠工費最鉅壯麗嚴潔鄉人稱焉尤善經畫世務操
縱弛張不露機穎一時名有權略者皆自以為不及也
若其觀時低卬壯老異操卒以昌大其家而免於悔吝
太史遷所謂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者耶然今之游閒公
子大抵困於晚節君自結髮知名逾四十年標望不衰
當世談賢豪間者往往以王氏為稱首即其所成就亦

足為一時之傑矣余少為文恪公所知愛為其孫娶余女即有壬也及是以諸弟來請銘銘曰穆穆文恪履貞涵醇靖共三朝貴而能貧卒恢于家在其嗣人矯矯大理始騫以揚博謀敷施業是用昌乃戢而藏不隕其光孰不貴富乘高僨疾之子優繇亶厚福澤衍衍施施燕樂飲食五十九年既豫既豐訖無艱虞以獲考終刻詩墓門昭示無窮

錢均卿墓誌銘

吾吳有道德純一之君子曰文懿先生錢公先生有兄
子曰均卿其少也侍先生學當是時先生以經術為四
方學士所宗仰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均卿日在左右藐
小若不勝衣而秀朗卓達每先生有所指授輒能不逆
於心操筆為文辭尤雋永有思致又性度溫密可親諸
弟子咸愛重之相與游處如兄弟既而被選為縣學生
嘗與輩類俱試郡中名第差後默自念曰吾不熟耨而
望穫可乎亟歸襍被入奧室塞堦其戶獨留一牖以通

食飲讀書晝夜不暫輟乃至發病家人破壁負出之病數月乃已蓋自是學日益進一再舉應天鄉試不中士子傳誦其所為文諸中選者自謂弗如雖先生亦為太息曰若之不第命矣夫先生既升朝官太常擢丞鴻臚以歸歸數年卒而均卿亦且老矣於是先生二子道卿文卿皆績學有名庠序間而均卿之子應龍繼起名尤藉甚均卿一日慨然曰余髮種種矣尚與兒子輩爭進取乎即引疾不復出督學使者聞而嘉之檄授冠服非

其好也所居瀕漕湖繞屋種竹數百竿日徜徉其下有
良朋至則呼酒共飲飲少輒醉醉則歌古詩辭折竹枝
叩石為節間以象戲往往竟日忘倦遇風日清美漾小
舟湖中觀雲水交映魚鳥來親人意欣然樂之家產故
薄有田不滿四百畝晚以分諸子並謝家事令無復關
白而足跡不入城市雖鄰里燕集不數赴也性孝友事
二親能備色養伯兄行迹頗跂弛極諫之繼以涕泣而
終不失歡當析產父別授之田若干畝以資佔畢固讓

弗取遇人翼翼恭敬平生無忿言厲色蹈義履方壯老
一致人無賢愚皆信服之里有悍少年率衆造其仇家
將甘心焉望見均卿在坐即逡巡為好辭引退語人曰
吾不遇君子幾陷於不義吾乃今知改矣其以德感人
如此嘉靖戊申九月二十日終于家距其生成化辛丑
閏月閏日春秋六十有八後閏年閏月閏日葬閏
之原均卿諱徹世系出吳越武肅王大父腴贈文林郎
太常寺典簿父賢母朱氏配樓氏子男五人應良慧而

早天應龍應元應登並校官弟子員最少者應召女
二人適某某孫男七人女二人余以童子從文懿先生
游今四十年數過漕河之上每接均卿則歎其風格淵
雅而今不可作矣既為敘其事行又著楚聲以洩余哀
其辭曰若有人兮湖之濱坐嘯咏兮蒼筠紉蘭佩兮蕙
纓忽超舉兮乘雲蹇追逐兮臨湖而延佇孰揚舲兮其
濟予兼葭兮叢深鷗鷺兮來下湖水兮潺湲望夫人兮
不還羌日暮兮徙倚攬余涕兮汎瀾顧反步兮丘阿鬱

墳壟兮嵯峨嗟死生兮夙暮而反其真兮余何為愁苦
風清泠兮宰木水洄洑兮高土宜子孫兮逢吉千萬歲
兮安愈

先母胡夫人墓誌

嗚呼吾先母夫人之卒至是十有五月矣其孤煥絜始
克奉柩葬吳郡華麓山陸氏世墓啟先考府君之兆而
祔焉絜以兄命輒忍死敘次夫人事行之略為誌納諸
墓中吾陸世居吳之長洲為著姓先考府君諱應賓行

義具少傳王文恪公所為墓銘夫人胡氏同邑祥符里人考諱琮仕終山西布政司右叅議娶恭人闕氏無子有五女夫人最長自少明慧若淑誦小學女誡諸書能諳曉大義叅議公竒愛之擇婿得府君因館於家公剛方介潔仕久名位不進而家益貧府君夫人年皆未二十相與營立生計間值儉歲藜羹不糝與家衆同辛苦府君常戴星出入而夫人自內持管籥視出納治紡絡組紃無斯須自暇逸每乳子女在蓐僅三日即起操作

冬夜雨雪從府君御燈火披校計籍至漏深雪簌簌撲
窗紙盡穿破寒氣襲人肌膚為皴裂猶不暫息如是積
十餘歲家稍稍溫贍而參議公謝政歸夫人日娛侍左
右奉進饌具至他服用百需無不豐給公與闕恭人皆
優繇以老每自喜曰吾無子賢於有子矣公晚被疾府
君為擇其兄子為之後悉舉田宅授之別築室迎公及
恭人以養比其終為治殮葬甚厚蓋夫人實贊相之常
念先大父工部公大母王安人不得朝夕承事以為恨

歲時省候供饋孝敬尤隆篤云府君好為義舉夫人善承其意飯飢樵喪多不勝紀諸凡祀饗婚嫁慶弔往來其費皆先事斟酌度使豐約中適下至僮妾衣履亦豫為飭治以時給之必均性識高朗臨事裁剴明決遠謀大慮有大夫之志焉平生嚴潔自將起居進止咸有恒度聞政肅謚庭無譁言撫諸孤慈愛備至而誨之必以正自米鹽猥冗若戲媒無益事一不使經目府君喜讀史暇輒手一編得古人忠孝節義事為誦說不已夫人諦

聽良悅時舉以詔子姓曰立身當如此矣歲辛巳府君
棄諸孤夫人亦病目蒙蒙不覩物然持整如故操聞人
履聲即知為某某端坐終日內外無敢闌出入者後數
年榮舉進士被選為翰林庶吉士尋授給事中以言事
再下詔獄報至家人惶駭夫人夷然曰吾兒為言官以
言得譴固其所也吾何憂榮竟坐謫為都鎮驛丞稍遷
永新令未幾乞致事歸夫人益喜曰兒幸不隳大節足
矣安用祿仕為哉士大夫聞者皆曰賢哉母也嘉靖己

酉十一月八日以疾不起距生天順辛巳六月九日春
秋八十有九以又明年辛亥二月十三日葬子男三人
長煥娶張次繁娶盛次采娶都繼鄒煥采皆由鄉校升
太學采先卒女三人長適蔣璧次適王世榮次適姚泰
孫男六人舒枝府學生本枝庚子舉人延枝培枝翹枝
皆太學生敬枝尚幼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七人嗚呼
以我府君夫人之仁孝篤誠而不獲昨於天府君纔及
下壽夫人得年差永然早歷艱難中嬰痼疾其為歡愉

之日幾何矣痛哉桀仕於朝歲淺不及徼天子之封命
為吾二親榮矧庸劣惰窳行業不立無以顯揚徒抱慙
銜戚以終身而已夫人格言懿行著於家庭被於宗族
嫺鄙者尚多方求名筆以表揭墓道桀哀荒眩瞽弗能
悉書也痛哉不肖孤桀泣血謹誌

附七十壽序一首

袁袞

陸子浚明謫官都勻便道出吳下還上母太夫人壽袞
生登其堂跪而進觴曰太夫人春秋七十矣幸無恙都

勻去吳萬里羅鬼險惡浚明獨無意乎浚明日吾王事也庸何傷太夫人曰爾命也庸何傷初浚明之官京師也太夫人嘗就養焉袁生以年家子嘗就拜堂下數問遺往來兩家事朝夕相聞知是故太夫人之懿行袁生知之獨詳故叅議胡公愛太夫人特甚乃館如隱陸公於門下太夫人善事其親相夫子閫外內肅如其經營約束雖婦人猶男子也浚明於太夫人為仲子伯叔皆自邑庠升國學蔚有文譽浚明登進士高第與袁生為

同年又同讀書中秘由是二人者特相暱善浚明高材
篤學洽聞尤習知天朝故實而表生者亦頗好奇負氣
論議不相下至商榷今古品藻人才浚明機辨警敏芒
穎鋒銳證據曲中表生未嘗不倜然聳聽自失也既而
浚明拜工科給事中慷慨論列歲終上數千言多見采
納乃益自感奮譏彈貴勢詞旨激直無少遜避兩下詔
獄家人方共危之太夫人獨自喜曰吾兒言官職當言
言而獲罪其榮多矣乃危之邪未幾竟遠竄太夫人終

無怨懟曰吾兒慎之是有令名能無實可矣縉紳先生
聞之者咸咨嗟嘆息曰非獨浚明之賢乃太夫人者賢
母也表生曰噫貞士累至而行明忠臣時危而節顯浚
明以書生昌言國家大事直聲震天下可謂奇男子矣
然非太夫人孰能成之語曰居仁者祥多作善者壽昌
使斯言而信太夫人之壽未可量也

陸子餘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陸子餘集卷四

明 陸粲 撰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行狀

曾祖妣徐氏

祖昕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朱

氏贈淑人

父瓘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胡

氏繼妣蘇氏俱贈淑人

貫蘇州府吳江縣范隅鄉儒林里享年六十二
公諱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其先與周同姓春秋時有
成伯或稱盛伯子孫蓋以國為氏或曰召公奭之後為
奭氏在漢避元帝諱更姓盛云唐末有諱璫者仕餘杭
令始自虞城徙家于浙三傳為宋參政文肅公度文肅
之後自浙徙汴又自汴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入國朝
若徵士景華御醫啓東皆為時聞人累世事行之詳具
載公所輯家乘公自少資性穎異稍長治易成化丁未

年十四補郡學生遭家中落能感奮力學讀書至達旦
不寐弘治壬子年十九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癸丑登進
士第奏乞歸娶俄丁母憂丙辰服除授工部都水司主
事奉使涖濟寧牒牒當孔道公約束嚴整啓閉以時舟
艦無敢亂行者軍民便之吳文定公以少宰被召北上
時公方封牒蓄水以濟漕船文定鄉先達又尊官也舟
至猶停旬日乃得過然文定不以為忤亟稱諸人曰為
人臣守法當如此矣聞者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皆

聞風斂戢有挾重貨以行者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李興鼎貴用事聲勢赫奕諸中貴既不得逞相與愬于廣興廣興固銜之會其家人載私醢數十艘南來聞濟寧主事嚴悉投諸南旺湖中廣興益怒合辭譖于孝廟曰是浮薄不遜者何可輕縱也上不應有間曰河道官不易為若曹知之乎二閹意未慊陰嗾太監秦文誣奏以阻滯薦新船為大不敬奏入孝廟猶持之諸大閹環跪榻前愬不已乃詔逮公及詞所連及者主事范璋皆下

錦衣獄訊治嚴酷公無撓辭賴上仁明得從薄譴降雲
南安寧驛丞雲南去京師萬里驛地荒陋居之三年敝
衣糲食晏如也其人或遣子弟從游經指授者後往往
取科第前後臺諫名薦者章數十上輒報罷辛酉始遷
雲南祿豐知縣祿豐古之祿琫甸白地民素頑梗公不
鄙夷之為設條約教以禮讓群盜阻山險累歲莫能平
公至則首弛逐捕之禁益示以恩信使得自新盜感悅
謹呼集數百人伏縣門外自言頃縣官仇視我曹不能

一日安故竊出為非今官善遇我我曹得更生自今誓革舊習為良民矣於是一邑清謐他日隣境有盜其民亦縛以獻公謝曰而自有主者其人曰彼不能為政諳之何為不得已為杖而釋之癸亥遷四川順慶府通判專理糧事姦民乾沒歲久蠹弊不可剔洗一旦案得其狀悉論如法積逋為清民苦運餉松潘破產不能支復為經畫事集而民不困丁卯聞父通議公訃奔喪還道陞湖廣武昌府同知正德己巳起復入京時逆瑾盜柄

方煽虐素嫉公名人皆危之公自如也瑾卒無以加害
復除長沙府同知督理赤籍不事鈎撫而宿弊頓絕嘗
攝郡篆聽斷詳明防檢吏卒毫髮無敢欺者前此王府
官校及衛所官軍俸糧多不時給吏胥旁緣侵牟出納
具文而已士卒坐貧困將吏出怨言將生他變公召善
算者授以意稽覈其出納之數參合分劑具悉其利弊
所在推而行之郡以無事他所興革尤多去郡日民送
者涕泣遮道追思甚至設位於六君子堂生祀之卒未

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二道所至武弁夷酋帖帖畏伏景東府土官陶姓者世知府父子信讒構怨將至讎殺公偕瀾滄兵備副使晁必登馳入其境縛諸讒人寘之重辟曉以大義俾父子如初一方底寧謀慮皆出晁意表晁為驚服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鳳英死其妻攝政子朝鳴素兇悖至謀殺縣令侵奪民田掠子女財帛民累奏訴寃部符下所司積數十通皆憚不敢理癸酉公當奉萬壽聖節表入賀總戎沐黔公與撫

按議留之以其事屬焉公單車造其所治鳳氏母子震
懼伏謁輸情薄責其黨抵罪各有差歸所侵奪於民民
踴躍呼道上曰盛公吾父天遣來耶公知鳳氏終必為
患請降其秩為同知設流官以制之因會奏于朝當道
重其事格不行後鳳氏卒叛如公言諸礦產銀有歲課
其後鎮守者苟取之往往以啓釁公復建議奏請封閉
以絕禍源戶部尚書安陸孫公手其疏歎賞不已覆奏
力言封閉便上許之鎮守太監梁裕肆為貪虐責將校

及土酋饋獻徵索方物動以千計嘗一釀酒至供米八百石公具陳其害於巡按御史張璞請加禁制張亦剛毅人也慨然從之是春陞本司副使命未至而梁已誣奏公及張晁二公罪遂俱逮繫錦衣獄張被杖死諸大臣臺諫連章請宥會乾清宮災赦復原秩甲戌還任專理清軍及屯田風采益振乙亥陞河南按察使鋤治強暴扶植善良憲度肅然鎮守太監孫清濫受訟牒豪猾緣此為姦利公請見面數之曰公國家肘腋臣乃下侵

有司職耶孫陰唱不能對即日罷之公察其官屬生事
病民者輒加撈繫或荷校通衢孫益不堪將有奏訐今
御史大夫毛公伯溫時巡按其地聞而諭之曰盛使君
賢者公為此不愧清議乎乃止丙子秋陞山東右布政
使胥吏每稽滯公牘以要賄吏民守事者連年不得去
時適缺左轄公至則視篆剖決如流案牒出入皆有程
期召吏民立庭中面授之無弗稱便者舊有賦入羨餘
及贖金別貯以備公用悉屏去之曰名公實私吾無用

是諸汎征橫費一切停格吏屬聳惕而同官後至者頗以侵權見疑屢有嘖言公不恤也戊寅轉陝西左布政使鎮守太監廖鸞縱其弟鵬姪鎧百計漁獵民財黥吏席守成與交關假進奉侵盜官銀帑藏為空諸方岳初至者例先謁鎧公獨不為禮廉得守成姦狀捕寘之法黨類股慄廖滋不悅思中傷之會造上供職屬其費鉅萬廖檄公取直辭甚峻實以嘗公也公受檄則閉戶發籍稽按得所侵費已數萬金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

公從容出其數視之因問更費若此計所造者當有若干匹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汗下被面長跪謝乃止中貴趙林傳旨採取方物數百千種直可數十萬公力拒之卒不得施而去武廟巡幸將至榆林人情洶洶藩臬會議加賦以備供億公持不可乃議於正賦內每戶以丁糧為差出銀米若干聽准來年賦入之數比迎駕至邊士馬湏集鉅細百需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事者民間晏然不知勞費諸嬖倖扈從者勢焰薰

灼自鎮巡以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既雅負重望風聲所被遠近振肅而臨事整暇屹然不撓羣小望而畏之比終事無敢以非理干請者故尚書嘉魚李公時為右轄亦在行歎曰李承勛嘗自謂一世俊傑今日服矣惟上亦知之亟稱曰盛某好官也還省所過村邑老稚焚香迎拜夾道歡呼曰微公我輩為溝中瘠矣至今追思不輟云己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初吏部奏議以都御史伍符居首次之有詔用公蓋出聖

意屬江西有宸濠之變上親帥六師南討一時權倖縱橫所在官吏多務括克以資遺賂公至蜀首嚴其禁非奉臺檄不得擅科一錢役一夫凡假進奉以市方物及稱軍門問安有所徵索者悉痛以法繩之蜀土險遠諸夷多梗化天全六番招討高文林及其孫繼恩尤獷悍數攻圍城邑殺掠吏民流民謝文義文禮亦糾合焚蠻為亂先後督師勦平之自是諸夷驚服始遵約束矣亡何丁繼母憂歸辛巳今上登極以疾乞休不許壬午起

巡撫江西值兵燹之後加以饑饉民物凋殘公以癸未
二月至所在寇盜充斥鄱陽湖尤稱淵藪公知漁船為
賊鄉導乃令置籍于官驗其出入而命守備都指揮一
人專守其地率官兵晝夜巡邏又設團保之法以統鄉
兵寇至則互相應援失事則鄰伍連坐能獲賊者各以
多寡受賞盜無所容匿一時迸散允運事嚴為抗疏請
減米之半以銀代之用省轉漕之費及蠲免諸雜調緡
錢各以萬計時省中當輸銀京師及湖廣者凡數萬復

奏留之以備賑濟用且廣為規畫擇方岳之勤能任事者俾分詣諸州縣設法賑卹政令齊肅賞罰明信屬吏無敢怠事者所全活甚衆是歲始獲豐稔而南畿大饑公督完逋賦銀至二十餘萬兩例當易米輸之南京乃奏言銀散之則易收之則難輾轉之間徒資姦弊以為民病請即以銀充米直與所徵糧四十七萬石俱運赴所司輸納詔報可是時留都缺食諸省轉餉多未至惟江西運舟絡繹而下六軍百姓賴以全濟戶部尚書秦

公疏論公有裨國計宜被嘉獎上良說特賜羊酒幣帛
仍播告諸方巡撫示激勸云廷議儲穀備荒詔格嚴切
獨江西所積數盈百萬秦公復以聞賞亦如之甲申冬
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時兵政久弛土酋玩易而群蠻肆出劫殺幕府號令殆
至不行公慨然思一振起之大閱諸軍一時逋蕩者以
次復伍因益務廣儲蓄作舟艦繕城堡部分將校俾各
守要害紀律嚴明群酋始知懼而奉法民獲安堵歸善

縣劇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為亂公督率守巡諸臣進兵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賊首一千一百三十餘級俘獲男婦四百餘思恩府土官劉召聚兵據險誘執兵官勢甚猖獗復奉敕調遣漢土官兵分命守巡及諸將校授以方略進攻邕梅諸寨破之召被創赴火死斬賊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招撫被脇良民四千餘口咸令復業田州府土官岑猛淫虐慘毒屢出兵攻燒州縣劫府庫屠良民前後鎮巡諸臣累奏乞討

之詔下公體量公與巡按御史謝汝儀及諸藩臬籌度
數四咸謂猛稔惡逋誅若容養不問勢將益熾而一方
之民塗炭已極不容不拯乃積糧選兵以備進取而上
疏具陳方略大率欲誅首惡而赦其餘疏下兵部覆議
而公已被命改官矣初太監總兵二府多私役士卒相
沿以為常公至稽按尺籍盡勒歸行陣而痛抑其官屬
之暴橫者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徵發皆關
白乃行於是二府禁不得逞陰使其私人騰謗於中要

語聞吏部欲調停其事乃改公為工部侍郎提督易州
山礮公遂引疾乞休得旨致仕時乙酉冬也丁亥河決
徐沛漕渠淤塞役民夫濬之費以萬計終不治朝廷憂
之敕吏部會官舉能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進都察院
右都御史總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務且戒
不得辭璽書至家公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吾敢崇虛
讓以誤國事遂行是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皆建
議欲於昭陽湖之東自留城以接沙河別開運道而江

僉事良材議亦略同及黃少卿綰霍詹事韜亦各陳便宜俱下提督大臣看詳公至與新命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山東叅議劉淑相等共議昭陽湖東自汪家口南至留城地延袤一百四十里宜改運道仍親詣其地再三相度延訪故老皆謂地形平行可以就功而劉公且以為天相我國家留此地以俟改作贊之甚力公又謀諸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公堯封暨三司之長議既克協乃上疏大略言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

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遷徙不常為
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自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
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東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
支俱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維時河南郡
縣受害為甚其一大支則經汴城以北東行至於兗州
又分二小支一出沛縣之飛雲橋一出徐州之小浮橋
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城以南二
支湮塞併入以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

運河自是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泛溢瀰漫
百姓乃罹其毒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旁支亦已湮塞
自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
沛縣漕河橫流昭陽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
則滯致淤運道三十餘里為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
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
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則改別地而不與之
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

不可成矣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故道不可復矣此改河之舉所以不容已也奏下工部集廷臣會議咸以為便詔乘春和興役時公已命柯維熊等督工修治舊河俾漕船通行而堅築堤岸以障黃河之衝決又濬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既被命乃量地授工分委屬吏之賢能者以董其役時其食作公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序初議成功以六月為限公綜理微密撫恤周至役夫競勸甫四月工完者什八九而讒言橫興

大功頓廢識者恨之初用事者以私請不遂致憾而朝士有不悅公者從而搆扇其間謂改河非計柯維熊者閩人素陰險自其鄉里皆畏之且狂躁自用臨事動欲紛更公稍加裁抑輒怨懟至是聞用事者之意虞禍及已乃具密啓投之辭多詆譎將賣公以自解而東昌郡守某前此嘗斂郡人銀數千兩請以為治河用公曰吾經畫百費備矣惡用是為且病民招怨咎將誰執咎其吏移文切責之某懼亦潛投謗書略如柯所云用事者

益惑焉遂因災異獻言力請罷役詔從之且召公還時
內閣二三臣力爭不能回戶部尚書鄒公文盛覆奏有
曰大臣用事於外群言沮撓於中市虎成於三人投杼
起於屢至宜念漕河關繫之重體大臣幹理之難雖發
言盈廷莫執其咎必信任無貳方克有功不聽公上疏
略曰弘治間如都御史劉大夏理河之疏有云好逸惡
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以大夏之清忠
名德當時已不免於騰口况臣才識聞望遠不及前人

萬一者哉速謗招尤知其難免矣因引疾求罷優詔不允公又疏論柯維熊姦險反覆挾私誤國之罪且移咨吏部疏未上而洛先至用事者怒遂論奏公與柯俱奪職一時議者雖知其枉而莫為伸辨獨胡公世寧抗章言改河之議寔發於臣今聞盛某因此罷去臣猶疑其人之見謗惜其事之中止欲奏遣廷臣忠實不欺者一人詣其地覈實以為行止賞罰且自昔國家凡遇大事之誤必追咎首議之人以盛某之廉勤果毅受任數月

沛縣舊河既通黃河上流亦治宜錄功加勞而乃因臣
妄言請開新河之誤得罪以去使後之任事者以斯人
為戒而莫肯盡力臣之一言誤國甚矣罪當罷黜上雖
不問然天下聞而壯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
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公以疾
疾不起生成化甲午八月二十一日卒嘉靖乙未九月
十三日元配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
府學生娶王氏次之榮娶王氏繼沈氏女一人適前進

士陸粲俱沈淑人出孫男五人長茂勲府學生娶陸氏
次茂熙紹祖茂濤茂然孫女一人許適吳治公沒後之
材告哀于朝上聞而悼惜賜諭祭者再命有司治葬事
皆如制以卒之又明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葬橫山感
慈塢之原公為人脩眉豐下容貌威嚴見者起敬天性
剛毅自為小官忤貴近直聲震一時是後屢躋屢奮而
氣不少衰有所欲為必達其志不以毀譽得喪為欣戚
憂國奉公之念寤寐不忘自律甚嚴非其義一介弗苟

取好善嫉惡皦若黑白所以致怨謗亦多繇此撫江右
鎮兩廣屬吏憚其風采雖深山下邑丞簿卑官無不改
操自厲者然虛懷好問勇於從善每行一事悉心延訪
反覆論議以求盡事理未嘗獨徇己見亦不以所長加
人故雖風格峻整而賢者多樂親焉家居孝友嘗念早
歲居約二親甘旨或不豐備及貴顯有祿賜而弗逮養
以為至恨歲時享祀極盡誠潔晨興必冠帶謁家廟一
物未薦不先入口二弟早孤携以自隨教育備至比長

皆為娶婦授以田廬待諸妹甥姪咸有恩意族黨貧者助之資鰥寡者助之嫁娶死者助之殮葬又出賜金買田祖墓之旁以供時祀族人戍邊者例有歲餉亦於是取給焉自奉儉薄仕四十年家無長物飲食止陶器無金銀追琢之飾凡聲色奇玩卉木禽魚圖畫琴奕世所耽悅者一無所好居常進止皆有恒度不失尺寸雖燕閒必正衣冠自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與人交際一以誠信終身不能妄語至於市井里巷浮嫖戲笑之言不

一出口臨終命家人啓戶焚香正襟就枕而瞑無片言
及亂云所著奏議若干卷藏於家惟公以書生奮自樹
立平生宦轍所及幾徧天下觸霧披荆備嘗艱阻晚致
位九列不為不遇矣顧其所欲為而未竟者世或未盡
知也矧橫遭多口齎志而終天下後世有遺恨焉嗚呼
惜哉粲無似自少辱公知愛妻之以子當公無恙時嘗
俾撰次其平生履歷為傳而弗果至是之材屬粲為狀
將以請銘於當世之立言君子輒以平日所知者綴緝

如右備采擇焉謹狀

祭王文恪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陸粲謹以柔毛剛鬣之儀敬奠于先師
震澤先生太傳文恪王公之靈曰嗚呼粲生垂髫始誦
公文越十五年乃登公門公本天人游戲域中諸所紛
麗莫嬰其衷而獨愛才飢渴飲食聞人有能若自己出
顧我謏劣辱公之知待以國士千載是期公於斯道篤
學躬行不立門戶渾然天成發為文章金聲玉色晚益

臻妙居然古則刊落華繁獨造本原取材左漢規摹王
韓豈無名家斂衽退懾愚不自量跪獻所業誦而首肯
俛為指評曰此不急莫之與京文貴意勝辭乃其枝苟
辭而已夫人能為再拜斯言廓若發矇佩服終身用之
無窮六籍之餘九流百氏浩如煙溟不見津涘公鉤其
玄發矢破的考古辨疑忘食與息我效其愚公曰起予
不蹈故常爾見卓殊故事舊章朝野罕習傳聞異辭謠
舛踵襲公核其實引繩貫珠纂勒成編淡墨細書我獻

所聞公曰有徵士貴識務不惟專經退則語人此我輩
徒加以數年吾且避諸壬午之冬乞銘先君表經拜稽
太湖之濱公聞其來喜動眉宇山亭篝燈從容款語吾
得子晚實獲我心斯文之傳非子誰任在昔昌黎殷勤
籍湜我非其人敢忘公德公曰子來無渝斯誼申之婚
姻用篤世契爰以弱息字公元孫我辭非耦公命寔敦
聞公屬疾往候榻前猶為申眉諄諄誨言日俟康寧杖
屨隨逐木壞山頽百身何贖見諸夢寐音容宛然覺而

失之中夜涕漣巍巍我公豈其云亡將乘風雲陟降此
堂公來此堂若聞我辭我辭有窮而痛無涯嗚呼哀哉
尚饗

祭亡妻盛氏文

嗚呼吾妻其遂至此極邪自子從我二十餘年未始一
日相違也吾忝竊科名列官于朝往來南北子皆余從
頃以言獲譴投竄萬里念吾母高年兒女皆幼子又素
多病不任道途之勞故弗果與子偕子意戀戀不能相

舍臨發之夕倚牀歎泣吾心惻然然自顧與子皆壯年
今雖暫違終當久相與處故寧舍子而獨行耳嗚呼孰
謂一別而不復相見也邪吾自去家跋履山川險阻艱
難無不備嘗幸而得達貶所魑魅之與居虎豹之與鄰
家人強壯者皆病垂死吾亦脫死如毫釐耳子誠往必
死無疑也吾方以子之不行自慰孰意子竟不免死乎
藉令子往雖不幸而沒然得握手一訣猶勝於生不相
從而死不相見也吾之悔恨其又可追也邪子病脾泄

已踰十年吾每憂之然亦未意遽至此也以子之孝友
賢淑宜享遐壽而遽至此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子昔嘗
為我言有日者推子命云壽不過三十五吾以為誕謾
不足憑子沒之月其朔日吾晨夢過家入室而不見子
徒見兒女擁衾而泣吾覺而心怪之然亦以為夢寐不
足憑也嗚呼孰意其果驗乎子沒以前年之八月至去
年二月吾始聞訃其七月吾以公事如京便道過家母
子骨肉復得聚首尋蒙異恩遷官近地顧子不及見也

自子之亡吾母與吾大姊皆遷居汝室撫汝兒女汝父兄又為汝兒擇名師教之苟自今無廢學庶幾可望其有成也子而有知亦差足以自慰矣吾為子擇葬地未得又迫王命不敢久安於家今舉子柩攢殯先塋依我祖考吾力能即得地則葬而後行不則行而還葬耳嗚呼吾以疎狂自取罪戾鬼神弗宥以為子殃子病吾不及視子斂吾不憑棺生而惡衣菲食無一日之奉死而吾不能備送終之禮悠悠蒼天此恨何極中夜念之痛

推五內追惟往昔遭罹家難吾父既亡母又病目門戶
殄瘁外患沓來吾又數竒屢困場屋煢然一身百責攸
萃隆寒盛暑風雨泥塗朝出暮歸不勝勞憊驚憂困辱
惟子同之今幸仕有官矣其得甘食安寢者幾何時而
子則又死也悲夫吾尚忍言之哉吾尚忍言之哉自今
而後吾無復有意於仕進矣先人之薄田可耕敝廬可
居行且謀歸養我母以盡孝誠撫我兒女以待其長立
以畢吾餘生而已矣祖奠在前與子長別哀號之言出

自肺腑子其聞邪其不聞邪嗚呼哀哉痛哉

祭遂翁文

維年月日學生江西永新縣知縣陸粲謹以特羊酒果
之儀致祭于先師遂菴先生楊公之靈曰粲少也賤思
御公車壯而登朝乃辱公知昔歲丙戌濫竽詞林公自
西還再秉化鈞一見其文曰此國器士不徒學所貴用
世丁亥之冬拜官諫省內慚閭劣憂畏交併公曰勗哉
功業由茲古人遠矣文莊爾師惟其疎慙不善自謀獨

狂妄言以速愆尤人曰由公公不自明負罪引慝老臣
之誠公無憾言我無愧色炯炯此心天日可質三疏明
農拂衣歸來二豎助虐俄邁凶災我竄蠻荒死與為期
萬里計傳五內痛摧優詔量移匄生還還不見公有
淚空彈今夕何夕我來哭公山川寂寥草木號風古人
有言士死知己恨不從公先驅螻蟻幽明茫然一慟而
已嗚呼哀哉痛哉

祭外舅盛公文

維年月日子壻陸粲謹率男延枝以柔毛剛鬣之儀哭
奠于外舅右都御史盛公之靈曰嗚呼傷哉豪傑之生
曠世一逢屈指今日孰如我公昔也弱冠筮仕曹郎直
道忤時竄徙遐荒崎嶇滇蜀辛苦流離衆所覺頽甘之
如飴不卑小官恪勤吏職莫非王事余敢怠忽獲落十
年稍遷臬司夷獠荒殘極力拯綏旋觸權閹再下請室
諒節弗渝臣心匪石總憲作牧陝洛是經屬時險巇
倖縱橫力遏其衝執誼秉正萬姓喁喁恃公為命六飛

臨邊上下震懼豈無時賢首鼠惴恐從容籌畫不激不
撓百需具完民罔知勞士女歡呼闐隘衢陌甘棠之思
儼美召伯既陟中臺保釐三方攸攘屏息姦宄摧藏鵠
弁貂璫煽虐恣行一裁以法安我窮甿禁不得肆乃構
讒慝誰歟吠聲逞其私臆公曰歸哉臣敢賴寵抗疏明
農返余故壟維是漕渠繫我國脉帝詢廷議屬公于役
公曰行哉臣敢避難夙夜經營心力並殫鉅績垂成忌
者側目一唱百和群興謗讟我身可絀而道無貶浩然

言旋俯仰奚憾惟帝知公曰爾端介公以名堂式嚴訓
戒居間七載薦剡屢馳可屬大事舍旃其誰輪帛方來
胡不少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邈公入官四紀于茲位
亦匪下未究厥施才大數奇乘危履艱百折不回屹然
如山謀國孜孜寢食可忘恤怨愛身我則未遑彼哉何
人燕燕居息生叨顯榮死濫恩澤公獨驅馳盡瘁匪躬
坎壈一生齎志而終人亦有言不容何病在昔聖賢困
于儉佞粲曩壽公擬古名卿漢惟汲直唐則廣平其在

近代安成

李忠文

河津

薛文清

考德論世寔相比倫小夫渝

訛蜚燭明滅達人令名終古日月凡公大節峻絕難攀

乃至百行罔弗粹完施於家庭孝友敦睦滲漉之恩沾

被九族居無惰容燕無媒語衣冠儼然鄙薄銷沮忠信

待人毫髮無欺綜理細密小物不遺屬續之言凜乎嚴

整關戶焚香正襟而瞑直氣貞心之死靡忒彼蒼孔昭

鑒茲忠實嗚呼傷哉粲昔少小始壻公門三十年間獨

荷殊恩警我昏惰拯我顛危豈直我舅寔維我師我生

不辰遭罹厄屯謫官萬里喪我內人兒女煢煢零丁艱
苦仰賴提携吹煦摩拊多病疎慵獲遂歸休杖屨追隨
鄉社遨遊亦喜兒女漸底成立幸公未衰承歡有日詎
意一朝厭世長辭四海之慟矧於吾私不見公顏殆將
五旬中夜夢之宛如生存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叩地呼
天公聞不聞嗚呼傷哉

祭王履約中丞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越九日

戊戌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君履約之喪既歸自南
都其同年友陸粲方居母喪聞之爰以特羊庶羞奔奠
于靈筵之下哭而告曰嗚呼君昔家食伯仲聯鑣並馳
藝苑蜚英揚翹既奮甲科補官浙左再朞政成入踐青
瑣校文南楚閱武西陲誕奏嘉績重瞳屢回洊膺簡擢
進秩清卿徊翔兩都遂陟中丞新命鼎來綰章留院我
我惠文總國之憲人之為言仕路嶮巇揆厥初終疇罔
騫虧君仕則優雍容寬衍履順無愆以躋通顯跬步公

台胡年弗延孰礪于成造物忌全嗟君好修威儀濟濟
終日凝然莫窺涯涘篇翰精工釀郁邁媚麟角鳳毛世
所珍貴余始從君投分猶淺偕薦南宮相知恨晚廷對
萬言金石鏗鉉顧慚謏劣瓦缶同鳴鼎甲之選僉期雙
璧誤遭擠落群公歎惜暨官諫省先後參差君初拜命
我竄南夷自是廿年隱顯異軌懷思日長合并能幾方
俟晚歲文酒尋盟如何一朝遽隔死生痛罹閔凶荒荒
苦土訃音忽傳慟摧肺腑在昔劉子南紀宅憂銜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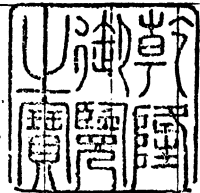
辭悃傷柳州我獨何人敢忘斯誼雖言不文亦抒其志
言則已矣哀寧有窮君靈不泯儻鑒微衷嗚呼哀哉痛
哉尚饗

祭僉事方公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越二十
六日乙卯孤哀子陸粲聞改亭先生方公之喪將葬乃
銜哀扶疾以特羊酒脯哭奠于几筵之次曰嗚呼士在
天下以相知為難自古則然矧于今日惟公父子祖孫

於粲家有三世同年之誼契分至深然公之知粲乃不待此公豪邁恢達素少許可自當世所謂賢者或未當其意而庸劣如粲顧辱厚遇焉不惟折輩行以下交而已又獎借稱揚每過其實歲時投贈短札長篇惓惓記存愈久彌篤粲也何以得此於長者哉方幸公康豫獲數從杖履以承誨言孰意大山流黃竟踐李侯之夢郢人亡質遽興莊子之悲手墨猶新而英標莫覩也痛哉公今已矣貴富壽考融朗俶終子孫象賢趾美仕路諸

福備具海內鮮儷斯可以無憾矣粲所謂悼恨者自罹
窮毒踰伏苦土於公病弗及省視沒弗及求訣蓋不見
顏色者僅半歲而有死生之隔焉一念及此涕泣橫流
聞古之人有居母喪齊衰而往哭其友者曰交義隆篤
故也况受知之深重以世契如粲於我公者乎薄陳樽
俎以展衷誠哀疚荒迷言不盡意公而有靈庶幾鑒之
嗚呼痛哉尚饗



陸子餘集卷四